

集義軒詠史詩鈔校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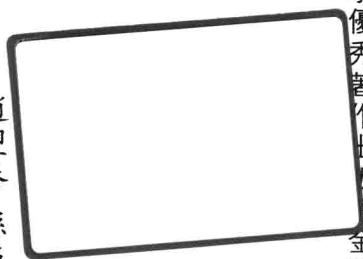
第四冊

(清) 趙望秦等 校證
羅惇衍 著

陝西出版傳媒集團
三秦出版社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階段性研究成果
陝西師範大學優秀著作出版基金資助

陝西出版傳媒集團
三秦出版社



趙望秦 孫亞男 劉璐 王璐 趙金丹 張海燕 校證

(清) 羅惇衍 著

集義軒詠史詩鈔校證

第四冊

(卷四十七—卷六十)

中國古代詠史懷古詩係列研究之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階段性研究成果
陝西師範大學優秀著作出版基金資助

陝西出版傳媒集團
三秦出版社

趙望秦 孫亞男 劉璐 王璐 趙金丹 張海燕 校證

(清) 羅惇衍 著

集義軒詠史詩鈔校證

第四冊
(卷四十七—卷六十)

中國古代詠史懷古詩係列研究之七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 卷四十七

宋七

朱子

彭龜年

樓鑰

黃榦

李燔

徐僑

蔡沈

陳淳（淳）

張洽

李方子

廖德明

真德秀

魏了翁

白玉蟾

梁百揆

崔與之

喬行簡

趙葵

洪咨夔

黃震

王應麟

何基

李昴英

鄭玠

孟珙

王柏

集義軒詠史詩鈔

卷四十七

七言律二十六首

宋七

朱子

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菴』，晚號『遜翁』，徽州婺源人，生於劍南之尤溪。高宗時官同安簿。孝宗即位除知南康軍，遷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改浙東，授江西提刑，不拜，旋除兵部郎官及崇政殿說書，俱力辭。光宗立，起知潭州，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以祕閣修撰辭歸。寧（寧）宗嗣位，落職罷祠。卒，年七十一，追諡曰『文』，封信國公，改徽國，理宗詔與周、張、二程從祀孔廟。

正誠殿上規天子，作述閩中啟後人。《通鑒》大綱明似聖，深衣危坐敬如神。
採芝空結商山夢，起草還思祕閣春。手澤惠民周七郡，社倉遺法至今遵。

正誠 先生嘗告孝宗曰：『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邪，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為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初，先生赴召，或以『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先生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反覆陳奏，上為動容。作述 所著有：《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

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弟子刻其集為一百卷，號《朱子全書》，奏疏詩文皆備。啟後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識者以為知言。

通鑒 先生愛司馬光《通鑒》足為萬古法戒，而病其去取仍有未盡精當者，遂作《通鑒綱目》。

深衣 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肄，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其學者必行己莊與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愛民。重名節而審出處，合於古而背於時。好其平居，終日儼肅如對神明。行舒而泰，貌端而直。日未明輒起，深衣幅巾方履拜家廟及先聖。退坐一室，几案必正。寒暑造次，未之或間。

七郡 初，近郊大饑，宰相王淮奏改浙東提舉。即日單車就道，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各舟之米已輻輳。先生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屏去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所措置，類南康而惠周七郡。

社倉 有短先生者，謂其疏於為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又下其社倉法於諸路。

【今案】注文略見今本《宋史》卷四二九《朱熹傳》、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

彭龜年

字子壽，號『止堂』，臨江軍人。寧（寧）宗時，嘗官中書舍人。落職，歸里。卒，追諡『忠肅』。

始終嶽立是非嚴，晚節投閒性自恬。兩疏已聞攻鹿指，十人何僅佐龍潛。考亭踐約求均謫，相國移書肯附炎。血漬丹墀忠懇著，我今讀史淚猶霑。

始終 龜年於善惡是非，辨析甚嚴。晚既投閒，悠然自得。自僞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者，龜年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蓋始終特立者也。兩疏 韓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於是條數其姦，謂不

去必為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侂胄朕之肺腑，不謂如此。』批下中書，予侂胄祠，已乃復入。龜年上書求去。十人 甯（寧）宗一日御筆書朱熹、黃裳、陳傅良等十人姓名示龜年，云：『十人可充講官否？』龜年

對曰：『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屬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為之。』均謫 嘗充金國弔祭接伴使。

初，朱子與龜年約共論韓侂胄之姦，會龜年護客，朱子以上疏見絀，龜年聞之，（陛）「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既出，臣宜併出。』不報。移書 初，光宗不朝重華宮。龜年以書譙趙汝愚，言：『宰相侍從，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於疑閒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所自。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永。』忠懇 先是，壽皇病革，連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

額久不已，血潰鬢壁。光宗曰：『須用去。』龜年言：『陛下屢許臣，一人宮則又不然。內外不通，臣實痛心。』同知樞密余端禮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為得已乎？』上云：『知之。』

【今案】注文略見今本《宋史》卷三九三《彭龜年傳》。

樓 鑰

字大防，自號『攻愧主人』，鄞縣人。寧（寧）宗時，歷官翰林學士，進參知政事。卒，年七十七，諡『宣獻』。

請留正學叩宸階，人物當今孰與儕。立草詞頭驚倚馬，但懲亂首憫投豺。孝規玉牒情殊摯，和結金酋論未乖。《耕織》序成千古誦，蒼生何日稍忘懷。

人物 朱子以論事忤韓侂胄，除職與郡。鑰請留，不報。趙汝愚謂人曰：『樓公當今人物也。』詞頭 侂胄誅，起鑰為翰林學士。時鑰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亂首 嘗知溫州。屬縣樂清倡言方臘之變且復起，邑令捕數人歸於郡。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隸其為首者，而驅其徒出境，民言遂定。堂（貼）「帖」問故，鑰曰：『蘇洵有言：「有亂之形，無亂之實，是謂將亂。不可以有亂急，不可以無亂弛。」』丞相周必大心善之。玉牒 初，光宗將進重華，又屢更日。鑰言：『聖政之書，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玉牒、會要足成淳（淳）熙末年之書，幸速定時日，以全聖孝。』金酋 時和好未定，金求韓侂胄首，鑰言：『和好待此而決，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詔從之。耕織 鑰《耕織圖後序》曰：『高宗』

皇帝紹開中興，備知民瘼。伯父璠時為於潛令，念農夫蠶婦之作，苦究訪始末，為《耕》、《織》二圖。《耕》自浸種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自浴蠶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為之圖，繫以五言詩。賜對之日，遂以進呈，玉音嘉獎，宣示後宮。」

【今案】注文略見今本《宋史》卷三九五《樓鑰傳》。

樓鑰《耕織圖後序》，見明王佐《新增格古要論》卷一三。

黃 榘

字直卿，號『勉齋』，閩縣人，朱子門人。寧（寧）宗時，知安慶府，後以承議郎致仕。卒，贈朝奉郎，諡『文肅』。

尋師雪裏步遐蹤，苦志終能得統宗。五禮手編猶戀墓，兩儀口講復登峯。南方豪傑推襟向，西蜀生徒負笈從。再訪同門陳李後，玉淵三峽望重。

雪裏 榘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子。榘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時大雪，既至而朱子他出，榘因留客邸，臥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朱子始歸。榘自見朱子，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椅或至達曙。朱子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戀墓 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於墓廬甚衆。朱子作竹林精舍成，遣榘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榘，藁成，朱子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

縝密有條理也，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登峯 後榦登廬山，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豪傑 初，榦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閫，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榦。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榦儻有謀，及來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生徒 忌者慮榦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榦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亶亶不倦，借鄰寺以處之，朝夕往來，質疑請益如朱子時。玉淵 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

【今案】注文略見今本《宋史》卷四三〇《黃榦傳》。

李燔

字敬子，號『宏（弘）齋』，建昌人。光宗時，為岳州教授，後通判潭州，以直祕閣致仕。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諡『文定』。

家居講道等鐘撞，黃李同稱學寡雙。終筮潛龍身已隱，曾麾精騎寇皆降。幕裏帥府安荆土，堤捍洪州護贛江。宏毅齋銘前哲語，心如秋月照南邦。

黃李 燔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曰『黃李』。身隱 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嘆曰：『三綱絕矣！』遂不復出。以直祕閣主管慶元至道宮。嘗曰：『凡人不待仕宦，方有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

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史臣李心傳論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以燾為海內第一。寇隆初，除大理司直，力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會洞寇亂，漕、帥各持其說。燾謂：『寇獨非民耶？』請自馳往分兵守險，論順逆禍福，寇皆帖服。幕襄嘗以薦改通判潭州。真德秀為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於燾。不數月，即辭歸。堤捍燾在江西時，修贛江堤，早潦有備，洪州皆為沃壤。宏毅始，燾於紹熙元年策進士，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文公學。文公告以曾子宏毅之語，退而名其齋以自傲焉。秋月九江蔡念成稱燾心事如秋月。

【今案】注文略見今本《宋史》卷四三〇《李燾傳》。

徐 僑

字崇甫，號『穀齋』，義烏人。理宗時，歷祕書少監、太常少卿，進工部侍郎。以疾請，改寶謨閣待制、奉外祠。卒，諡『文清』。

國貧原不比家貧，蒿目寰區匪一身。欲正根原在人事，更明友愛見天倫。先賢直接淵源舊，名相重聞俎豆新。聖學時流多掇拾，盍從磨琢底精純。

國貧端平初，遷祕書少監、太常少卿。凡經奏對，累數千言，皆感憤剴切，剖析理慾，分別黑白。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曰：『卿可謂清貧矣。』賜以金帛。僑固辭退，而上疏言所謂貧者，乃『邦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倖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女謁、閹宦蠹國膏肓，執政大臣戕時蝨賊。』

比之於臣，未為貧也。」帝為之感動。友愛 僑既上疏，復於經筵侍講，開陳友愛大義，皇子竑得復爵邑。先賢 又請從祀周、程、張、朱，以趙汝愚侑食甯（寧）宗，皆如其言。掇拾 嘗言：「朱子之書比年滿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為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

【今案】注文略見今本《宋史》卷四二二《徐僑傳》。

蔡 沈

字仲默，建州建陽人，元定子。少從朱子受學，隱居九峯，不仕，世稱「九峯先生」。卒，年六十四。

獨處人休愧影衾，西山家學異方欽。父師《書傳》淵微闢，宇宙詩篇寄託深。數洞九疇推巨眼，行踰千里泯愁心。護喪徒步皆純孝，不但清修在卻金。

影衾 父元定，學者稱「西山先生」。韓侂胄謫之道州，元定杖履，同沈行三千里，腳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書傳 沈少從朱子游。朱子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沈。《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沈受父師之託，沈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詩篇 沈年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之，將薦於朝，皆不就。

其文長於論辨，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至其吟咏情性、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於朱子。感興諸作，非徒以詩自命而已。李士英曰：『仲默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

九疇 沈精《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之為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類）「數」而擬象，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矣。』千里 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居）「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義理自怡悅。卻金 元定既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

【今案】注文略見今本《宋史》卷四三四《蔡沈傳》。

陳淳（淳）

字安卿，龍溪人，朱子門人。甯（寧）宗時，以特薦授迪功郎、安溪主簿，未上，卒，年六十五，世稱『北溪先生』。

龍溪英傑七閩尊，自紫陽來溯本源。志想全儒三代復，體明正學四章存。詩書脈卻膏肓病，孝友心為德義根。吾道既南重付託，安卿遺範纂師門。

全儒 淳（淳）言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為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為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為己物矣。 四章 淳（淳）嘗歎張、陸學問無源，認

形氣之虛靈知覺為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為四章以示學者。 膏肓 淳（淳）又言：「欲知天理人欲之強弱，必使

之於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鑲鑲，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然後為知之至而行之盡。」其語尤中學者膏肓。 孝友 淳（淳）性孝，母疾亟，號泣於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

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 道南 朱子嘗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淳）」，又數稱陳善問。

【今案】注文略見今本《宋史》卷四三〇《陳淳傳》。

張 洽

字元德，清江人。理宗初，歷官祕書郎，除直祕閣，主管建康崇禧觀，以疾致仕。卒，年七十七，諡『文憲』，學者稱『主一先生』。

重思思有鬼神通，管子微言理獨窮。到遲直利切幾時勞帝問，博兼羣籍獻臣衷。且教鄙寇萑苻退，合比敖倉米粟充。白鹿江東千古迹，南閩道脈闡宗風。

理窮 嘗取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為窮理之要。 幾時 後遷著作佐郎。帝數問度正、葉味道曰：「張洽何時可到？將處以說書。」 羣籍 少穎異，從朱子學，博極羣

書。鄺寇嘗改袁州司理參軍，尋知永新縣。湖南鄺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往，延見於隅，躬詢利害犒之，寇竟不至。敖倉洽未第家居時，行社倉法，請於縣貸常平米，建倉里中，鄉人利之。白鹿時袁甫提刑江東，以白鹿書院廢弛，聘洽為長。洽曰：『是先師之迹也，其可辭乎！』

【今案】注文略見今本《宋史》卷四三〇《張洽傳》。

李方子

字公晦，號『果齋』，邵武人。甯（寧）宗時，嘗除國子錄，通判辰州，辭歸，卒於家。

一言不妄守金銘，危坐何堪怠慢形。附黨西山書遠勢，挺生南嶠學通經。弟兄聞道能敦素，師友同門肯謝青。莫怪屈官投刺至，幼安龍尾顯明廷。

不妄方子居家，竟日危坐，未嘗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附黨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真德秀守，泉

以師友禮之，郡政咸咨焉。暇則辨論經訓，每至夜分。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方子獨不肯。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官僚，或曰：『此真德秀黨也。』諷臺臣劾罷之。附黨用漢皇甫規事。

通經德秀嘗進方子所著《禹貢解》。弟兄弟文子，字公謹，紹熙中進士，歷知縣閭、潼州，亦從朱子學，

為學者宗仰。謝青用北魏孔璠、李謐事。投刺嘗游太學，學官李道傳屈官位輩行具刺就謁之。龍

尾方子於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

【今案】注文略見今本《宋史》卷四三〇《李方子傳》。

廖德明

字子晦，號『槎溪』，順昌人。甯（寧）宗時，知廣州，遷江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左選郎，奉祠。歸，卒。

直道持躬三代近，一言終始可書紳。及門懷懷先師說，為郡稜稜大節身。南粵堂開家習禮，西江車莅獄漸仁。少宗釋氏原明慧，舟泛槎溪孰問津。

直道 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入仕，至為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先師 學禁方嚴，德明確守師說，不為時論所變。南粵 復以直祕閣知廣州，兼廣東經略，進直煥章閣。在南粵立師悟堂，刻

《朱子家禮》。西江 嘗除廣東提點，刑獄移江西。明慧 德明少學釋氏，及得楊龜山書，讀之大悟。槎溪 德明善著述，有《春秋會要》、《槎溪集》行世。

【今案】注文略見今本《宋史》卷四三七《廖德明傳》。

真德秀

字景元，又字希元，後更字景希，浦城人。甯（寧）宗時，歷官戶部尚書，進參知政事。卒，年五十八，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文忠』，學者稱『西山先生』。

獨在朝端不十年，直聲中外震錚然。金亡露布身憂國，玉立風標世景賢。庸相